

<<猎人笔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猎人笔记>>

13位ISBN编号：9787532739905

10位ISBN编号：7532739902

出版时间：2006-8

出版时间：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屠格涅夫

页数：366

译者：冯春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猎人笔记>>

前言

《猎人笔记》是一部借猎人出猎的见闻写下的随笔集。

作者伊凡。

谢尔盖耶维奇。

屠格涅夫是我国读者十分熟悉和喜爱的俄罗斯作家。

他无愧为十九世纪俄罗斯一位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对欧洲和我国都发生过巨大影响。

屠格涅夫1818年11月9日生于俄罗斯中部城市奥廖尔，父亲谢尔盖是一个濒临破产的骠骑兵上校，母亲从叔父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是个拥有五千农奴的大农奴主。

她对农奴仆役十分专横残忍。

常对他们施以酷刑。

屠格涅夫幼小的心灵早已对农奴制产生了无限的憎恶。

这对他一生的道路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827年屠格涅夫随家迁居莫斯科，1833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

莫斯科大学中进步学生的活动十分活跃。

莱蒙托夫、赫尔岑、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都曾在这里学习和活动过，这对屠格涅夫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

1834年屠格涅夫又随家迁居彼得堡，并进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学习。

这时他开始了初期的文学活动，创作了《黄昏》、《致美第奇的维纳斯》、《秋天》、《小花》和诗剧《斯杰诺》等诗歌作品。

1837年屠格涅夫在彼得堡大学毕业。

1838年至1841年他在德国柏林大学听课，并研究黑格尔哲学。

他结识了当时旅居德国的俄国社会活动家巴枯宁和斯坦凯维奇，经常在朋友家和斯坦凯维奇。

<<猎人笔记>>

内容概要

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十九世纪杰出作家，《猎人笔记》是他的成名作。

这是一部通过猎人的狩猎活动，记述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农村生活的随笔集。

随着屠格涅夫充满优美笔调的叙述，俄罗斯的大自然风光、俄罗斯人民的风俗习惯、地主对农民的欺凌，农民的善良淳朴和智慧，像一首首抒情歌曲在我们面前缓缓流淌出来，汇成一部色彩斑斓、动人心魄的交响诗。

对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来说，它仍是一部给人以无限美好的艺术享受和富有教益的不朽之作。

屠格涅夫是19世纪俄国的著名作家，一位卓越的、才华横溢的艺术大师。

他以圆熟的技巧、细腻的心理分析享誉欧洲文坛。

本书是他的一部现实主义随笔故事集，作品从一个疏远、敌视其自身阶级的猎人的角度出发，以反映农村生活的新角度和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给俄国文学界带来了新鲜的空气，本书也因此被视为“一部点燃火种的书”！

<<猎人笔记>>

作者简介

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十九世纪杰出作家，《猎人笔记》是他的成名作。

<<猎人笔记>>

书籍目录

黄鼠狼和卡利内奇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草莓泉县里的医生我的邻居拉季洛夫独院小地主奥夫夏尼科夫利戈夫百俊牧场梅奇美人河のカ西扬总管管理处孤狼两地主列别江塔吉雅娜·鲍里索夫娜和她的侄儿死歌手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约会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切尔托普哈诺夫和涅多皮乌斯金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结局活尸车轮的响声树林和草原

<<猎人笔记>>

章节摘录

黄鼠狼和卡利内奇 凡是偶尔从博尔霍夫县到日兹德拉县来的人，大概都会对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显著差别感到惊奇。

奥廖尔省的农民个子不高，背有点驼，神情郁悒，总皱着眉头看人，住在破旧的白杨木小屋里，给地主服劳役，不做买卖，吃得很差，穿的是树皮鞋。

卡卢加省的代役租农民住在宽敞的松木屋子里，个子又高又大，目光大胆而开朗，面孔白嫩而干净，做着黄油和焦油买卖，一到过节就穿起皮靴来。

奥廖尔省的村庄（我们指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一般都坐落在耕地的中央，靠近一个天长日久成了污泥塘的峡谷。

除了几棵随时准备效劳的爆竹柳和两三棵瘦弱的白桦树，周围一俄里之内，你再也看不到一棵小树。屋子紧挨着屋子，屋顶上盖的是烂麦秸……卡卢加省的村庄就大不一样，它们大都处于树林环抱之中，屋子造得端端正正，周围开阔宽广，屋顶上盖的是薄木板；大门牢牢关闭着，后院的篱笆整整齐齐，绝不向外倾斜，不会让路过的猪进来作客……对于猎人来说，在卡卢加省打猎也更有吸引力。

在奥廖尔省，再过五年光景，最后几处树林和草场必将消失殆尽，而泥沼地也将不复存在。

在卡卢加省，情形就完全相反，禁伐林绵延数百俄里，泥沼地有数十俄里，珍贵的松鸡并未绝迹，温和的鹑鸟也在此栖息，忙碌的鹧鸪时而突然飞起，使猎人和猎犬惊喜不置。

有一次我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田野里遇到并结识了一位卡卢加省小地主波鲁迪金，他酷爱打猎，因而也是一位出色的人物。

诚然，他身上也有一些怪癖。

譬如：他向省里所有的富家小姐求过婚，均遭到拒绝，人家还不准他上门，他便怀着悲痛欲绝的心情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诉苦，同时还继续不断地把酸桃子和自己果园里的新鲜水果当礼物送到小姐们的爹娘那里去；他喜欢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别人讲同一个笑话，尽管波鲁迪金先生认为这个笑话很有意思，可从来也没有引人发笑过；他竭力称赞阿基姆·纳希莫夫的作品和中篇小说《宾娜》；他说话结结巴巴，管他的猎犬叫天文学家总把*说成*，他在家做法国菜，按照他家厨子的理解，其中的诀窍便是使每种食物完全改变应有的天然味，在这位烹调大师的手下，猪肉变成鱼味，鱼变成蘑菇味，通心粉变成火药味；因此不把胡萝卜切成菱形或梯形是决不放到汤里去的。

但是除了这些为数不多而且无伤大雅的缺点，正如上面所说的，波鲁迪金先生仍不失为一位出色的人物。

就在我同波鲁迪金先生结识的第一天，他就邀请我到他家去宿夜。

“到我家约有五俄里，”他说，“步行要走好远的路，让我们先到黄鼠狼家弯一下吧。

”（读者想必会原谅我没有把他的口吃表达出来。

）“这黄鼠狼是谁啊？”

”“我的佃农……他家就在这儿附近。

”我们便动身到他家里去。

在树林中间一片平整过的空地上矗立着黄鼠狼的独家庭院。

它由几座松木房子组成，周围用栅栏连接起来；正屋门前搭有一块凉棚，用几根细细的柱子支撑着。我们走进去，一个个子高高、长得很漂亮的二十来岁年轻小伙子出来迎接我们。

“啊，费佳！”

黄鼠狼在家吗？”

”波鲁迪金先生问他。

“不在家，黄鼠狼到城里去了，”小伙子笑吟吟地回答，露出一口整齐的皓齿。

“要给您套马车吗？”

”“是的，老弟，要一辆马车。

再给我们来一点克瓦斯。

”我们走进屋子。

在洁净的原木墙壁上没有一张苏兹达利画片；墙角里装着银质衣饰的粗笨圣像前点着一盏神灯，菩提

<<猎人笔记>>

木桌子不久前刚刮洗干净，原木墙缝里和窗框上没有好动的黄蟑螂窜来窜去，也没有藏着呆滞的黑蟑螂。

年轻小伙子很快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盛满上好克瓦斯的白色大碗，一大块小麦粉面包和一只装着上打腌黄瓜的木盆。

他把这些食物放在桌上，靠在门上笑咪咪地望着我们。

没等我们吃完点心，马车已在门前辘辘作响了。

我们走出门去。

一个满头鬃发、面颊红润、十五岁左右的男孩坐在那里当马车夫，他吃力地勒住那匹肥壮的花斑公马。

马车周围站着五六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容貌个个酷似费佳。

“都是黄鼠狼的孩子！”

”波鲁迪金说。

“都是些小黄鼠狼，”跟着我们走到台阶上的费佳插了一句，“而且还没有到齐：波塔普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黄鼠狼到城里去了……留点神，瓦夏，”他回头对马车夫继续说，“要跑快点：你拉的是老爷。

颠簸的时候要留神，驾得稳一点：要不然会颠坏马车，还会把老爷的肚子颠得翻江倒海！”

”几个小黄鼠狼听到费佳别出心裁的话都笑了笑。

“把天文学家也带上！”

”波鲁迪金先生煞有介事地吆喝一声。

费佳高高兴兴地把似笑非笑的猎犬举起来，放到马车上。

瓦夏松开缰绳。

我们的马车启动了。

“瞧，这是我的办事处，”波鲁迪金先生突然指指一座不大的矮房子对我说，“想进去看看吗？”

”“听便。

”“这办事处现在已经撤销了，”他边下车边说，“不过还是值得看看。

”办事处一共有两个空房间。

看守房子的独眼老头从后院跑来。

“你好啊，米尼亚伊奇，”波鲁迪金先生说，“有水吗？”

”独眼老头跑进去，一会儿拿了一瓶水和两只杯子回来。

“请尝一尝吧，”波鲁迪金对我说，“我这是很好的泉水。

”我们各喝了一杯，这时老头向我们深深鞠了一躬。

“那么，现在我们好像可以走了，”我的新朋友对我说。

“在这个办事处里我曾以好价钱卖给商人阿利鲁耶夫四俄亩树林。

”我们又坐上马车，过了半小时，我们已经来到主人家的院子里。

“请问，”晚餐的时候我问波鲁迪金，“黄鼠狼为什么没和您的其他佃农住在一起而单独住在外面呢？”

”“是这么回事：他是个聪明的佃农。

二十五年前他的茅屋被一场大火烧掉了。

他跑来对先父说：‘尼古拉·库兹米奇，请您允许我住到您泥沼地上的树林里去吧。

我会多付一点代役租给您。

’‘你为什么要住到泥沼地上去呢？

’‘我是这么想的。

尼古拉·库兹米奇老爷，请您什么活都别派我去干，要多少代役租就由您定吧。

’‘一年五十卢布！

’‘就听您的便。

’‘你得留点神，我可是不准欠租的！

’‘明白了，不能欠租……’就这样，他搬到泥沼地上去住了。

<<猎人笔记>>

从此大家都叫他黄鼠狼。

“那么，他发财了吗？”

“我问。”

“发财了。”

现在他每年付给我一百卢布代役租，我也许还要他加租呢。

我已经不止一次对他说过：‘你赎身吧，黄鼠狼，喂，赎身吧！

……’可他这个狡猾的家伙总对我说，没办法，没有钱啊……真的，可别叫我这么做！

……”第二天，我们喝过茶便立即去打猎。

马车经过村子的时候，波鲁迪金先生吩咐车夫在一座低矮的农舍前停下，并大声叫唤：“卡利内奇！”

“来啦，老爷，马上就来，”院子里有人回答，“我在穿鞋呢。”

我们的马车又慢慢往前走了。

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在村子后面赶上我们，他是个瘦高个儿，小小的脑袋向后仰着。

这就是卡利内奇。

他那淳朴黝黑的脸上有几点麻斑，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他了。

后来我才知道，卡利内奇每天跟着东家去打猎，替他背猎袋，有时替他背枪，告诉他哪里有野禽，帮他打水，采草莓，搭窝棚，替他去要马车，波鲁迪金先生离了他就寸步难行。

卡利内奇是个极其快乐、极其温顺的人，总是低声哼着小调，无忧无虑地东看看西瞧瞧，说话带点鼻音，微笑时总眯起他那对天蓝色眼睛，还不时用手去捋捋他那稀疏的楔形胡子。

他走路不很快，但脚步很大，稍稍拄着一根细长的棍子。

这一天里他和我谈过几次话，服侍我的时候没有一点媚态，但照料东家就像照料小孩一样。

当正午难以忍受的酷暑逼着我们去找阴凉的地方休息时，他便带我们到树林深处他的养蜂场去。

卡利内奇为我们打开一间挂着一束束芳香干草的小茅屋；把我们安置在新鲜的干草上，自己在头上戴上一个网罩，拿了一把刀，一只瓦罐和一块燃烧的木头，到养蜂场上去为我们割蜜。

我们喝了透明温和的蜂蜜加泉水，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的簌簌声中睡着了。

一阵微风把我吹醒……我睁开眼睛，看见卡利内奇：他坐在半开着房门的门槛上，用小刀雕着一把木勺。

我久久地欣赏着他的脸，那神情是那么柔和而开朗，就像薄暮中的天空。

波鲁迪金先生也醒了。

我们没有马上爬起来。

在长时间的跋涉和酣睡之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干草上是多么惬意：浑身懒洋洋的，脸上散发着微微的热气，甜蜜的倦意又使我们合上眼睛。

我们终于起身，又去游逛，直到傍晚。

吃晚饭的时候，我又谈起黄鼠狼和卡利内奇。

“卡利内奇是个善良的庄稼汉，”波鲁迪金先生对我说，“一个热心勤劳的庄稼汉；可是他不能好好地经营，我老是把他拖住。

每天陪我去打猎……哪里谈得上干活呢，您想想看。”

“我同意他的话，我们便躺下睡觉了。”

第二天，波鲁迪金先生由于和邻人皮丘科夫有一场官司，必须到城里去。

皮丘科夫耕了他的地，又在耕过的地上打了他一个农妇。

我便一个人去打猎，在快人暮时分顺路到黄鼠狼那里去。

一个老头在门口接待我，他秃顶，体格结实矮壮，这就是黄鼠狼。

我好奇地端详了一下这个黄鼠狼，他的脸形很像苏格拉底，同样是高高的长着疙瘩的前额，同样是小小的眼睛，同样是翘翘的鼻子。

我们一起走进屋里。

仍然是费佳给我端来牛奶和黑面包。

黄鼠狼在凳子上坐下，不动声色地抚摩着他拳曲的大胡子，跟我攀谈起来。

他仿佛意识到自己的尊严，言谈举止都慢条斯理，偶尔从长长的唇髭下露出点笑容。

<<猎人笔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